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6



王燕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6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新小說

(第十三號—第十五號)

第六冊目錄

新小說（第十三號—第十五號）

第十三號	一
目錄	三
圖畫	四
歷史小說	五
社會小說	三七
科學小說	八三
寫情小說	九七
法律小說	一二七

偵探小說	一三五
札記小說	一五七
傳奇	一六一
附錄	一六九
第十四號	一八一
目錄	一八三
圖畫	一八五
論說	一八七
社會小說	一九三
寫情小說	二六一
法律小說	二九一
偵探小說	三〇五
札記小說	三三五
傳奇	三四七

雜錄	三五五
附錄	三五九
第十五號	三六三
目錄	三六五
圖畫	三六七
社會小說	三六九
寫情小說	四三五
社會小說	四六五
傳奇	五一五
札記小說	五二七
附錄	五三三

乙巳正月

新小說

(半角三價定號每)
號壹年第貳第
(號參拾第原)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01938

新小說第貳年第壹號目錄

光緒三十一年元月

●圖畫

清太后那拉氏

●歷史小說

痛史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闖安撫衙

伯 ●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受奇辱

第十三回 擬禁煙陳快論

沈 第十四回 宦花莊弱官自縊

烽烟渺渺兵艦先

我佛山人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回 捕禁煙陳快論

第二回 宦花莊弱官自縊

烽烟渺渺兵艦先

我佛山人

第三回 接京幽陳大人賣關節

第四回 宦花莊弱官自縊

烽烟渺渺兵艦先

我佛山人

第五回 論柴米家庭現醜態

第六回 謂風水信口開

第七回 嘴天廬拾異仇

第八回 傷醫●義盜

第九回 嘴天廬主草稿

第十回 接京幽陳大人賣關節

第十一回 孝娃姓委曲承歡史太太殷勤訪友

第十二回 頑童如呈身探瑞福陳家勇立志報師

第十三回 擬禁煙陳快論

第十四回 宦花莊弱官自縊

第十五回 嘴天廬拾異仇

第十六回 傷醫●義盜

第十七回 嘴天廬主草稿

電術奇談

●寫情小說

第十九回 駭壯觀水中巫妖

驚座客船外敵人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十三回 破陰謀奸徒中毒尋死路鳳美投河

第十四回 十家巷佳人擣小恙時敏衙偵探叩芳踪

●法律小說

宜春苑

●偵探小說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毒蛇圈

●劄記小說

第十一回 孝娃姓委曲承歡史太太殷勤訪友

第十二回 頑童如呈身探瑞福陳家勇立志報師

嗚天廬拾異奇

●傳奇

一五三

警黃鐘傳奇

●附錄

一五七

新黃樓主人

一六五

海底旅行(續第十)

紅溪生述

小說叢話

錄

第五回 延詳

清太后那拉氏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鬧安撫衙 山神廟結議狄定伯
且說安撫衙門的人亂做一團。一個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聞得縣令來驗屍。大家又忙着打聽。誰知這縣令也驗不出甚麼道理來。忽然大堂上一個小廝。大叫道。在這裡呢。在這裡呢。衆人不知何事。一鬨又到大堂上去。只見那小廝。抬着頭。在那裡指手畫腳。衆人仰面一看。嚇了個魂不附體。一齊亂嚷起來。一時縣令及幾位師爺都來看了。縣令道。這個刺客的本領。也就非凡。那麼高的正樑。他竟能把刀挿上去。內中一個師爺戴起了近視眼鏡。把那紙帖上的八個大字。一個一個的細辨出來。後頭那一行小字。還是看不見。叫眼睛好的人。念給他聽。他聽了。吐舌道。這個膽子還了得。正說着。人報中軍到了。原來這中軍。昨夜也擁了民間美女。飲酒作樂。不覺過醉。直睡至紅日三竿。左右聞得這事。急急走到帳內。把他千呼萬喚。方得起來。還是宿醉未醒。聽得這件事。老大

吃了一驚。忙忙過來。正遇着師爺們、同着縣令議論這刺客留刀的事。中軍抬頭一看。也覺吃了一驚。想了一想道。這廝合當命盡。他既然說今夜來取刀。待我今夜點齊了本部人馬。在這裡守着。不怕他會飛上天去。又對縣令道。說不得貴縣也要辛苦了。費心也點齊了通班捕快。今夜在這左右。帶着巡邏僕伴拿着了刺客。大人回來。彼此也有個交代。內中一個師爺道。不如此刻先派了兵。挨家搜查。各處要路隘口。多派人把守盤詰。中軍聽說。連連稱是。馬上就發出號令。各處大索。又叫縣令派了元差。跟着衆哨官、百長、什長、分頭搜查去了。宗胡兩人。正在竊竊私議。胡仇心下明白。只因此時衆寓客歷亂異常。房外不住的有人走動。不敢輕易說出。恐怕洩漏機關。只有宗仁急的搓手頓足。又不敢露出形色來。恐怕犯了人家疑忌。其實同寓客人。那一個不是忙着趕路的。今聽得已住之客不准放行的號令。那一個不急的搓手頓足。唉聲歎氣。不過宗仁是有事在心的人。格外提心吊胆罷了。正在惶惑之間。那搜查的人到了。

三

一聲吆喝。把一座客寓。重重圍住。當先一個哨官。跟着一名縣差。帶了幾十名兵丁。一闖而進。先是每一個客房。派一名兵丁守住。那哨官親身一處一處搜過來。跟隨的人。帶着就搶掠金銀。一間間翻箱倒匣。搆牆倒壁的搜過。可憐有一個被他在行李內搜出一把裁紙刀。一個搜出一把扦腳刀。也被他當作兇器。登時鎖了。押到縣裡去比問。真個是馬槽廁所。沒有一處不搜到。後來搜到有大仙的那一間。宗仁更是提心吊胆的。兩手捏着一把汗。只見那店主跪倒稟道。這屋裡向有大仙居住。求老爺免搜。那韃哨官喝道。胡說。莫不是你這裡藏着奸細麼。那店主不敢再辯。連跌帶扒。退了下去。那哨官舉足一踢。碎瓦。把門踢開了。先自進去。後頭跟了六七個人。在屋裡四面一看。並沒有東西。連個桌椅也沒有的。那哨官反動起疑來。細細的四下裡找尋。忽見一處地下的泥鬆了。凸了起來。就叫手下發掘。掘下了三四尺深。忽覺得一股腥氣。直刺鼻孔。一個兵丁。舉動鐵鍤。再掘了一下。不好了。掘出禍來了。只見地洞中。伸出了

一個碗大的蛇頭。吐出三四寸長的舌頭。往上一噴。那兵了早着了毒氣。暈倒過去了。嚇的衆人。一聲大喊。跑了出來。大叫捉蛇。捉蛇。那蛇不捨。蜒蜒蜿蜿。往外追來。這裡面搜查的人。一個個都是赤手空拳的。奈何不得。內中有個機警的。連忙出去招呼了有兵器的進來。一陣大刀長矛。亂刺亂砍。那蛇騰躍起來。拿尾巴打傷了幾個人。方纔被衆人殺死。細看他時。真有碗口粗細。一丈來長。想來這間屋子。一向是他在那裡作怪。住的人住得不安。無知的愚人。就說有了大仙了。閑話少提。且說當下那哨官。叫把暈了過去的兵丁。揷出來一看。已是無救的了。又傷了幾個人。也就無心搜查。有那未經搜查的。也不過胡亂翻了一遍。就算了。宗仁眼看着他們去了。方纔放下心來。然而不見搜出自己的包裹。却又納悶。胡仇道。大哥不必心焦。那東西我早就安放了一個妥當去處。包你不誤事就是了。宗仁不知此中緣故。仍是悶悶不樂。且說那中軍當日抖擻精神。要捉拿刺客。不到日落。就傳令衆軍士。飽餐一頓。到得黃昏時份。便

點齊人馬。把一座安撫使衙門。圍了個水洩不通。衆軍士一律的弓上弦刀出鞘。又叫了兩小隊。分佈在大堂、花園等處。只等刺客到了。一齊動手。中軍又出下號令。如有能捉住刺客者。回明安撫大人。破格行賞。倘刺客當面仍被逃脫者。即照軍法從軍。你想衆軍士那一個不圖賞怕罰呢。一個個都振起精神。磨拳擦掌。等待捉人。那中軍官身披掩心甲。佩了腰刀。不住的內外巡邏。那幾位師爺已是嚇的手足無措。他們本是分着房間居住。到了此夜。天尚未黑。便商量要住到一屋子裡來。立叫小廝支起鋪來。關上房門。下了門栓。又抬了一張桌子。把房門堵住。恐怕不够。又七橫八豎的加上幾把椅子。又支上一床薄被。把窓戶擋住。收拾停當。有兩個格外胆小的。早就鑽到床上。抖開被窩。連頭臘住。有兩個自命膽大的。還要商量。今夜如何睡法。一個說。要點燈睡的好。就是刺客來了。也可以看得見。一個說。燈是點不得的。點了燈。要被他看見。反為不美。一人一個主意。正在爭執不已。猛回頭看見先睡的兩個。在床上抖的連帳。

子也動了。不覺打了個寒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頭鑽到床上。也陪着他。發抖去了。不提這裡慌張。且說那中軍官巡出巡進。不住的喝着口號。叫留心呀。留心。後來巡的乏了。就坐在大堂上憩息。抬頭看着那把雪亮的刀。暗想看他如何取法。忽又回想道。我坐在這裡。是嚇的他不敢來了。不如藏在暗處。張弓搭箭。等他來時。給他一箭。豈不是好。想定了主意。便走出廊外。揀個黑暗去處伏住。也不去內外巡邏了。只眼睜睜的望着那刀。守到三更以後。大眾都有點困倦了。忽報說後面馬房失火。中軍此時隱身不住。忙忙出來。分撥兵丁去救火。方纔分撥定了。又報中軍府失火。中軍官道不好。他這是個調虎離山之計。我不能去。只分派得力人回去撲滅就是了。這個時候。他一定要來了。衆軍士們小心呀。一聲未畢。只聽得撲通一聲。又是撲通一聲。屋頂上掉下兩個人來。衆兵一齊大喊道。刺客來了。刺客來了。舉起火把。圍上前來照看。中軍也忙着來看時。却不是甚麼刺客。原是本標的兩名哨官。一個已是跌得頭破額裂。腦

漿迸出。眼見得是硬了。一個未受重傷，還能說話。中軍喝問道：「你們做甚麼來？」那哨官道：「我們二人商量着刺客一定從房頂上來的，徒在底下守着無益。我兩人曾學過飛走的工夫，因此同他兩個同登屋頂，分做東西兩處屋角守着。」方纔看見大堂屋脊上好像有個黑影子，我連忙趕過去，看見那一個也趕到那裡去了。我兩人合在一處，却看不見人，不知怎麼。覺得脚下絆了一絆，就跌了下來了。中軍聽說道：「不好！」這時候管保到了抬頭看時，咯嗤一聲響處，中軍只喊得一聲「噠」。那「噠」字還沒有喊出來，身子便倒了。衆兵士這一驚，非同小可。上前一看，便一齊發出怪聲喊道：「不好了！」中軍爺着了鏢了。這一聲喊，大堂上一切守看的兵士都圍了過來。兩個百長忙叫先抬到堂上去。這是刺客放的鏢呀！衆兵士七手八腳，忙忙抬了進去。大眾還抬頭一看，道：「還好！」刀還未拿去。你看明亮亮的還擇在上面呢。這一鬧可鬧的不得了了。安撫衙內攬他一個人馬，沸騰又忙着防刺客，又忙着救中軍。誰知他這一支鏢，不偏不倚，恰恰